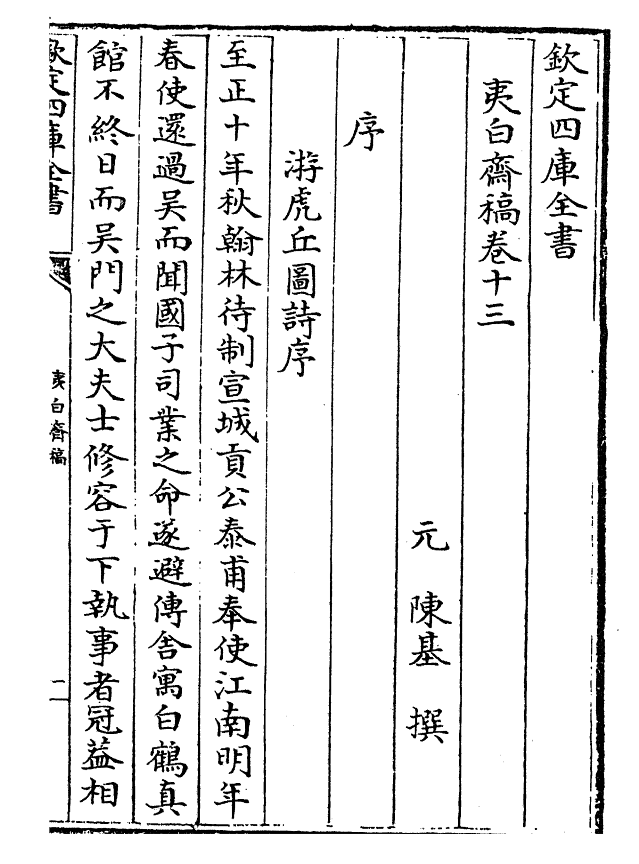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夷白齋稿卷十三

元 陳基 撰

序

游虎丘圖詩序

至正十年秋翰林待制宣城貢公泰甫奉使江南明年春使還過吳而聞國子司業之命遂避傳舍寓白鶴真館不終日而吳門之大夫士修容于下執事者冠蓋相

望于春之暮風日柔暢相與登海湧峯瞰劍池坐生公之臺據小吳之軒覽長洲之故苑撫姑蘇之臺榭而瑤林綠甸川魚雲鳥之出沒飛動者皆在欄楯之下于是却絲竹進泓穎酬詠淋漓竟夕忘返公既屬睢陽朱澤民氏筆之為圖復用澤民辟閒舊題五言四韻為詩以倡之而苕溪剡九成沈自誠新安胡茂深赤城鄭蒙泉公之坦張士恭甥阮文銳余伯氏敬德咸屬和焉摠凡若干首尋以首簡授不佞曰子宜為序公以經濟之學

為天子顧問之臣雄文碩望師表儒林海内之士仰喬
岳瞻景星之日久矣吾黨徒以區區詠歌乃得接餘論
于山水間不亦盛乎念會合之不可常昔之人益有當
驪而悲者矣今環橋門而望公者殆百谷之于甘雨也
吾徒未能脫鱗介生羽翰又安得久從公游乎往者唐
楊少師之歸自朝廷也好事者誇其餞之盛傳其繪以
為圖而當時君子又多其去就類漢兩疏作為文章崇
耀千古今公之司業成均楊少師之職也而其功名事

業人且望其等兩疏而上之則異日請老而歸也尚能從公于某丘某水以觀都門祖帳之圖而為公賦之也至正十一年夏四月朔旦序

玉山名勝集序

中吳多宴游之勝而顧君仲瑛之玉山佳處其一也顧氏自辟疆以來好治園池而仲瑛又以能詩好禮樂與四方賢士大夫游其涼臺燠館華軒美榭卉木秀而雲日幽皆足以發人之才趣故其大篇小章曰文曰詩間

見層出而凡氣序之推遷品彙之田薄晴雨風雲之變幻叵測悉牢籠摹狀于更唱迭和之間雖體製不同標格或異然皆如文繒貝錦各出機樞靡不紕麗瑩縟酷令人愛仲瑛既會粹成帙名之曰玉山名勝集復徵余文以為序夫世之寄情山水間者多矣然好事者于昔人别墅獨喜稱王氏之輞川杜氏之樊川豈非以當時物象見于唱酬者歴歴在人目乎夫輞川賔客獨稱裴迪而樊上翁則不過時邀賸客往遊而已今仲瑛以世

族貴介雅有器局不屑于進取而力之所及獨樂與賢士大夫盡其懽而其操觚美翰觴詠于此視樊上翁蓋不多讓而賔客之盛較之輞川或者過焉嗟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使異日玉山之勝與兩川别墅並存于文字間則斯集也詎可少哉于是乎書

送黄廣德序

余與黄君德廣同以東州之人游中吳山水間吳之大澤曰巨區周迴五百里灝汗潢漾混無端倪而其山則

洞庭夫椒靈巖天平之屬高卑俯仰為狀不一而皆出没掩映乎其上朝光暮景與雲物爭變化益東南之可觀也吴為郡物蓄人衆賦夥而訟繁凡莅其土者率鞠躬盡瘁不遑夙夜雖有逸興者亦不能輟餘晷而樂山水也四方之道吴者冠蓋相屬然非北之燕薊則南適閩越又孰能齎糗粮以事無益之游乎故窮吴中山水之勝自非清閑無事如吾兩人者舉莫之能也余嘗與德廣汎舟過梅里登海虞出三江之口顧瞻山川之蒼

茫俛仰千載于須臾而聖賢之遺跡歴歴可攷也益江湖之間厥土塗泥踵行喙息之民罷耒耜而給饟餽恒敝敝以終日則吾兩人之適非惟其賔客者不能即其父兄子弟亦不暇為也人當苦于貧賤而吾乃以賤貧得自肆于山水間而德廣固非久貧且賤者也今季秋德廣為有力者邀將脫鱗介生羽翰去我而弗顧也噫向也舉吴之人不得為吾兩人之游今也非惟吾不能强德廣而留之得廣雖欲為我留不能也然則出處離

合非惟吾兩人不得自知雖明睿之君子亦不能必也德廣行矣余將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他日德廣以其抱負有所遇而歸或者不忘而欲求余于蔾藿之下則以是為之旌矣因書以貺之

送丁經歴序

吳在禹貢揚州之域其藪則具區土地塗泥而田則下下也吳之土不如雍州之黄壤其田不及豫州之中上而其賦視梁州乃在下之上者徒以人工修之而其水

淺土薄固自與中州大不侔也庸詎知古今殊時風氣
異宜塗泥之土貢倍于黄壤下下之田賦浮于上上而
人之工果足以勝地力哉夫息人工以養人善為國者
也窮地力以害人賊夫國者也吴之不恤其工以奉上
也久矣而其害有若長蕩華蕩之屬積水為陂風濤飄
撃黿鼉蛟螭率醜類居之卵育子孫以踞其窟使神農
孰耒后稷秉耜亦未如之何而有司什一之征歲有常
供驅民于不測之淵為之上者袖手㢠顧而經歴丁君

獨閔然思有以拯之推是心也具殆之所謂遺愛乎初君之至吴也民有歌者曰吴之土兮淖而卑吴之田兮淪爲湖陂我田于湖兮官剥我肌昔神禹兮手胼足胝將以厚我之生兮今反病之我欲上訴兮天不可躋我將淪死兮不忍子與妻吁嗟儂兮何以生爲君聞之曰有是哉吾聞苛政猛于虎此非虎之尤者乎夫使田野無愁嘆之聲二千石之職也今吾來佐長吏布恩澤而民困若是將何以上報天子乃獨疏其上請已而上詔

郡國除民所疾苦吴氓頼君之言乃得以休息又歌曰原則有黍水則有魚昔云不足今乃有餘隰則有秔水則有魴人言之臧我以為慶又胡可忘于是皆以君為長者而吴猶有泰伯仲雍之遺民焉于君之代而去也書以識吴人之意至正十一年九月甲子

送劉志伊序

山川之秀鍾于物者為珠玉鍾于人者為文章然求玉者必于崑崙流沙萬里之外求珠者必于南海蛟龍不

測之淵不如是則無以獲其精而致其多而文章在天地間尤難精而不易得者也三代而降文章與時高下而秦漢魏晉唐宋之文見于文選文粹文鑑者後人即其成書上下千數百年以觀其制作之盛而不知當時采摭之精有不易以歲月計也然則捜羅纂述以為一代人文之乘而欲與前代之成書並存不廢而不溯于文章之崑崙作者之南海求之而能盡大觀而無憾也不可得矣國家以三光五嶽混一之氣涵煦六合而百

年文物之盛著于文類者亦可以槩見然夜光之璧照乘之珠縱不横委于道亦豈無待價而未售者此宜春劉君志伊所以北走燕薊南浮江淮上而廟廊之著作下而山林之論述蒐儲並録日裒月輯如𮎍頓之于貨不埒富于王公不已也噫志伊之用心亦勤矣哉然尚勿為鄭人買櫝而棄珠亦勿為魏人之以玉為石而置之則所得誠精且多矣于其歸也書以貺之

横山紀行詩序

吳郡沈仲說甫由長洲先塋鼓枻而西出胥關過石湖省母夫人墓于横山之陽跋涉道途輒顧瞻哀慕而其低徊𢤱嘆之形諸言者皆成韻語時余辱與同載間亦有所賦其甥吕彦真悉手録之得如干首夫吟詠情性莫過于詩然三百篇皆本性情而尤感人者無如蓼莪益父母之恩昊天罔極人子蒸蒸色養尚不足以報其萬一而況乎不得終養者其心為何如此君子所以三復流涕而不忍讀之也今仲説天性醇孝篤學好問而

又遭時太平克承世澤其視蓼莪之時不侔矣然而既怙且恃以鞠拊畜育者仲説皆蚤失之而其顧焉復焉者獨賴祖母之存今亦已矣雖復生事死葬無或遺憾而仲説豈忍一日忘其德哉是以顧冢舍于長洲践雨露于横山仰天宇之澄鮮撫原隰之𡗝曠而風木寒泉之感見于衝恤茹哀者雖欲不為詩不容已也嗚呼詩之體用在于成孝敬厚人倫彼百鍛為字千鍊成句佳則佳矣于情性何有哉昔者孫興公賦詩以伸罔極之

痛識者謂有參義之遺思焉而歐陽叔弼居憂復有譏其作詩者余雖非識者仲說固與公之徒歟世有君子如蘇長公則仲說賢于叔弼矣余因彥真不錄爰用崔正言紀行詩體彙編之又嘉仲說本乎性情也樂為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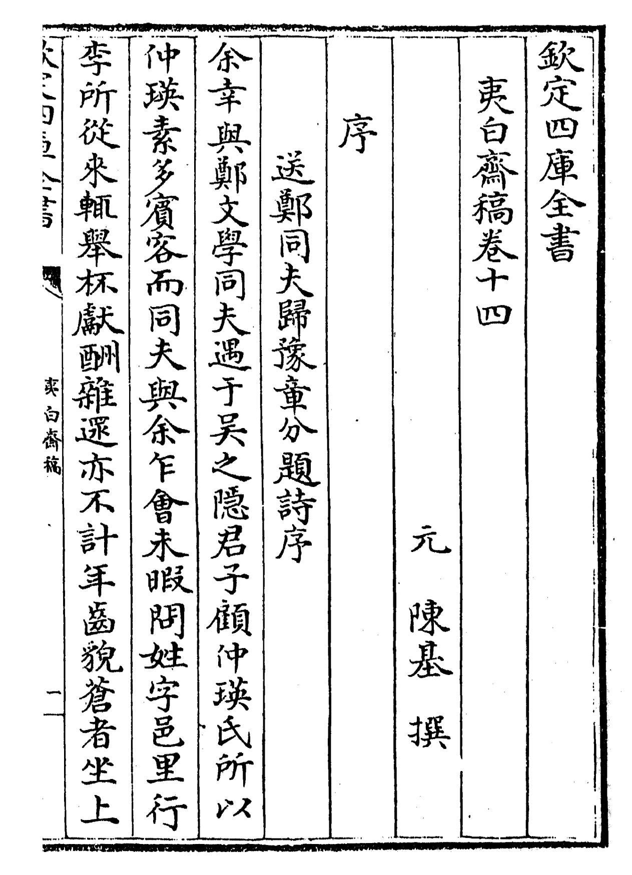
送粹上人詩序

粹上人由天台越海泝江歷祭浙水西諸名山而雅喜與賢士大夫游聲稱籍甚余竊見其風神秀朗如寒潭

秋月進退止作修整閒暇固已私心異之矣久之將還山讀書容通親居庶幾朝夕以報顧復之恩其志不能奪之也士大夫聞其行僉為詩歌以美之以余辱與上人友俾為之序古之知言君子謂浮圖氏之書過于莊墨申韓而與易論語合余時竊觀之及觀大報恩諸篇則其教人率先孝敬乃知世之論佛類以其誕幻汗漫而其徒好畧文字以為高去孝敬以為達者皆非也今上人學禪而不畧文字為釋而知孝敬又將歸而益求

其所以與周易魯論合者以充其大報恩之教典益五常之道不二之法未始不本于人心苟究其歸則同其中而異其外可也上人勉乎哉爰體贈詩者之意書之首簡以授之

夷白齋稿卷十三



夷白齋稿卷十四

元 陳基 撰

序

送鄭同夫歸豫章分題詩序

余幸與鄭文學同夫遇于吳之隱君子顧仲瑛氏所以仲瑛素多賓客而同夫與余乍會未暇問姓字邑里行李所從來輒舉杯獻酬雜遝亦不計年齒貌蒼者坐上

座酣適鼓舞各以所長為壽于是吳興郯九成沈自誠
龍門琦上人赤城金敬德錢塘俞在明皆以能詩為仲
瑛文字交而九成素善畫捉筆作山水圖輒奇詭幽曠
坐客嘖嘖稱嘆同夫首為賦詩仲瑛率衆賓和之而敬
德起行酒放歌作廬山高疊疊有梁楚間人氣調同夫
因慛甚顧余曰吾自北方來行數千里親舊疏數固自
不同然飲聚之樂未有如今日之快者吾行且歸矣諸
君能無言乎余然後乃知同夫為豫章人嘗登清江范

公蜀郡虞公鄧城揭公之門而余故人危君太樸揭君
伯坊楊君季子鄒君魯望張君宣仲皆其友也嗟乎余
恨不及識范虞二公而幸獲接揭公之下風而聽其餘
論見其文章九原不可復作而其鄉之士如同夫者其
文學才藝一何似公之甚也同夫歸矣太樸諸君子皆
以具父兄師友之學相繼登臺閣顧余無似與仲瑛賔
客笑傲三江五湖之上以吳中山水分題得詩若干首
爲同夫贈屬余序之因以謝不敏于諸君云

趙泰州平反冤獄詩序

至正十年缺月泰州尹真定趙公子威平反王昕冤獄事聞中吴士大夫皆曰偉哉趙使君真長者因相率著爲聲詩以嘉美之摠若干首昕故江浙行中書叅知政事浮光王公之子也以才選爲淮東帥閫奏差叅政公當世名臣昕以佳子弟給事閫中雅爲長官所信重然性直不能容人之過人有善亦未始不以身下之會閫帥飲酒高會膳夫有具茗飲弗謹者昕以職督責之杖

之二十膳夫歸越五日死于疫揚州録事判官與畂有隙欲因此中傷之遂嗾膳夫妻訴畂踢傷其夫右脇致死畂逮繫五毒備加不勝楚乃誣服淮閫居南北之衝而畂又名家子以故人莫不知其寃者具獄上大府莫敢決更以屬趙公鞫之始悉膳夫所以死狀而謀中傷畂及誣証者皆反坐伏辜于是畂之寃始得白初畂之係獄也士大夫皆曰參政公平生所至用法稱平允其子不宜寃坐使世無守法者則已如有之畂其不死于

獄乎及其平反也則又皆曰吮不死矣世復有守法者矣于是相賀曰趙使君一治泰州而法為之平使天下執法吏皆如趙使君人豈有寃死者乎趙使君真長者昔漢張釋之為廷尉其言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者也故在漢獨釋之守法不阿意天下至今稱之今公召歸棊林人且望公顯用如張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公其尚自愛乎吾聞召伯之教明于南國既去而人思之其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今既望公為張

廷尉又愛公如召伯何哉益多公守法不止于活一無罪㽘而吾愛公則因㽘而重有所感也然則詠歌之發乎情者其可已乎是不可以無序于是乎書

送金西白上人游方序

吳門金西白上人幼爲天台氏之學既研精秘義又紬繹鄒魯百家之書閒弄翰爲文章從容識軌轍及沉吟六藝漱滌萬彙于烟雲水月閒復鏘應金石妙諧風旨今年秋將鼓棹松陵飛錫天竺越濤江訪靈胥過四明

因度石梁探雁宕迤邐至金華叅大比邱究其所謂出世間法顧母氏年邁無他兄弟修養霜露載塗欲行復止母氏察知其衷則為之言曰吾聞親者遺體之所自出也佛者慧命之所由生也奉遺體以續慧命顧惟輕重所在汝勿以吾故逡巡不前為也上人于是問津于江上文人斂裳于邁若矢斯激搢紳之賢章甫之英自鄭有道而下競為詩文餞貺之天台陳基復進而執上人之手語之曰浮圖氏其道有三曰律曰教曰禪然皆

以慈悲為宗孝敬為本上人先探上乘後入禪觀宜其曲意頤養雅好懿德在其法中可謂學知次第由相歸空者矣世之號居名教者往往于佛氏之言怪駭艸逆及退而省之則所行有愧于上者多矣故余于上人之去就不能無所感也雖然昔有瞿曇氏躬執蒲為屨鬻以養母具徒至今稱之歲云莫矣白雲斯邈上人尚無忘織屨師翩翩其來歸哉至正十年八月甲辰序

浮青閣詩序

越以山水名天下雲門又盡收越山水之勝而浮青之閣在焉葢自晉唐歷宋以來桑門上首之居雲門者皆統合儒釋妙攝空有樂與賢士大夫游故具崇臺廣廈金碧相輝緣崖架壑挾雲月而挹風雨如千峯閣者在而峙可以想見一時登眺吟嘯之適遺音逸韻猶隱隱林谷中夫閣之作于斯時雖有不同自吳興趙公取明教大師嵩公之語題其扁蜀郡虞公為文以記之賦詩以倡之繼而作者皆一時知名之士于是所謂浮青

者遂與前代之名蹤偉跡競爽千載可謂盛矣且秦望
拔出羣峯四伏高卑俯仰之不一窮奇極秀于千岩萬
壑之表每雨止風收天澄日暖而浮青之勝丹青善巧
所不能摹肖者惟詩人描寫之益詩者所以形容物態
陶冶性情然非天機悟入神觀覓絕捜抉奧祕與造化
爭巧者亦何能以余嘗從吾鄉石庭上人獲見名公諸
作爛然如雲錦張鏗然如金石奏雜然如衆籟鳴雖未
獲登斯閣固已飄飄然若躡飛霞凌顥氣而游于華藏

毘盧之境顧惟王謝之流風既遠支許之聲塵莫追雖欲從趙虞二公游了不可得徒溆其清標雅韻于諸名勝遺翰閒重爲感慨而已上人俾余序因辭不克乃爲書其歎慕之意貽之上人統合儒釋妙攝空有者也其以余言爲何如至正十年八月丁未日

送煋上人序

古之爲浮屠氏者以戒爲墉以慧爲户以法界爲宇以性海爲鄉以度門道品爲族屬菩薩善知識爲戚姻求

其法者不涉內外不泥中間不以語言不立文字心空諸漏境同夢幻無得無證一切無著斯為解脫竊觀自摩訶迦葉以佛所付心法相傳一綫而達摩以天竺名王子獨得其宗當梁武深心佛氏人莫不以其造寺書經度僧為奉佛之至時達摩甫至東土毅然以其諸所有為特人天小果實無功德得其傳者有五曰可曰璨曰信曰忍曰能而能不生名族不居華夏崛起井臼之間而得信衣于五祖忍大師及其說法曹溪大闡宗旨

為天人師唐武后仄席向風勑書徵召力辭不赴其視榮名為何如耶夫以達摩敝蹝王宮印契佛心能以匹夫頓超佛位一則面譏梁武而空學顯一則身辭武后而宗風振卒使百世之下學佛者必以曹溪為津梁嗚呼盛哉後世為浮屠氏者以權勢為墉以苞苴為戶以金碧為宇以富貴為鄉尚語言者以訶罵佛祖為高攻文字者以嘯弄雲月為韻甚至役役焉奔走于利害得喪之塗而不知止使度門道品菩薩大士如果有知將

怒而斥之之不暇尚有俯而以族屬戚婣接之耶吾鄉煜上人㓜歲出家學于湖之道場山志甚鋭及主藏鑰于杭之淨慈為其徒所推且善讀唐人詩時有所作燦然可觀今年秋飛錫吴門與之語亹亹終日余既嘉其遠去鄉邑無父兄師友而克自樹立如此又懼其久而或流于今之所謂浮屠氏者故推原其祖以瀆告之益以吾同鄉而私囑于上人也然世豈無大比邱如曹溪者試以吾言質之其以為然乎否耶

陸仲淵字說序

中吳多舊族其子孫克世積善之澤如甫里陸氏者代不乏人余所與游者曰仲淵其少也幸及見吳興趙魏公公為大書仲淵二字貽之間以示余且屬為序葢仲淵名源源者水之本而淵者水之深也天下之水其源皆出于西北其流皆趨于東南然西北之水莫大于江河而東南之水莫深于海方其發源于崑崙經始出于岷山也尚可以徒涉及其衝砥柱下龍門絕巴梁轉巫

峽率百川以委輸于海然後液渎汗漫沖瀜滉瀁潮汐與時消息暑不加盈寒不加縮天吴罔象介鯨水兕之屬朋從醜附奇詭變怪莫可端倪具有本者若是乎人之于積善也亦然孝弟以導之忠信以浚之恭儉以將之醇謹以持之積之也久發之也漸紆迴衍迤更數十百年而子孫猶襲衣冠躬禮讓浸漬于忠厚之波涵泳于深淳之涯質文彬彬有長者風吁善之足以憑藉也如是夫仲淵之字若是其殆知本也竊聞仲淵上世皆

享高壽而仲淵年垂六十齒髮不少衰其所謂孝弟忠信恭儉淳謹益出于天性引之弗替殆將如河之衝砥柱江之轉巫峽其勢必委輸于海而後已焉傳曰先王祭川先河而後海有源也有委也此之謂知本焉其後者使益勉焉則甫里之澤寧有乏乎膚不辭而為之序

徐公遠字說序

吴郡徐君孟達命其子緬從余游緬初名勉以與蕭梁時宰相東海徐勉同名乃易為勔而宋倖臣朱勔雖非

同姓而同郡又易以緬益其字公遠而緬之為言遠也于是僉以為宜請余序其說吾聞司馬長卿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後世無或非之者益吳姓而賢于禮無所嫌也徐修仁顯梁氏而勵志慎行事君不阿意茍合身都宰輔為時宗臣而以清白遺子孫其視朱勔起賤微徒以妖卉怪石媚人主怙恩毀法以固寵者萬萬不侔矣是故易勉為勔者尊同姓也易勔為緬者斥邪人也昔之同姓也尚知尊而避其名則其于自修可知

矣尊同姓義也斥邪人智也惟義也而後公無私惟智也而後明而遠彼知能使後世不敢名其名與夫不屑其名以為名者義與不義智與不智而已矣緬乎其尚懋之

贈葛孟顒序

會稽王仲麟氏讀法家書為吴屬曹史嘗有疾求醫于吴郡葛君孟顒為診脈曰是謂内傷得之出入奔趨飲食哀樂以藥治之而愈仲麟多其能乃徵余文贈之詩

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乃為之言曰吾聞葛君雖以醫名而其上世本儒者人無貴賤賢愚皆敬而稱之曰可久者孟顒之父也可久甫詩書百家之言為文章奇偉博辯而卒歸之于六藝其為醫視古人無愧也孟顒以家庭習聞之素出而起人之疾又復有父風何葛氏之多賢也哉昔者秦和論疾推本五色五味五聲必原于天其說與周禮合鄭子產博雅君子也而論節宣之道又默與和契吁醫豈易言哉故必通詩書六藝百家之

言如可久者而後庶幾也然漢臨淄人陽慶不以禁方傳其子孫而悉與太倉長淳于意今葛氏儒者而父子相為授受而孟顒起人之疾益不止于仲麟也就吾所知而言則葛氏之賢豈不信哉余愧非博物君子顧聞泰和之說與周禮合者而孟顒豈余蘄哉姑因仲麟之請而序之

夷白齋稿卷十四

夷白齋稿卷十五

元　陳基　撰

序

贈宋太醫序

先王設醫師以起邦之有疾者其職周官具書神農子儀其人扁鵲倉公也吾聞扁鵲之治疾如良農之治稼無他亦去夫爲苗之害者而已故醫之有藥石鍼砭毒

熨也猶農之有耒耜錢鎛耰耡也而其爲人祛疾也猶農之禾去稂莠也稂莠之不去雖有甘雨不足以爲澤癘疫之不祛雖有粱肉不得以爲味甚矣哉醫有類于農也雖然人情之所慎者藥石所懼者鍼砭所不喜者毒熨非甚不獲已孰肯以三者加于父母所不忍之身如宋君之于吾兄幼子之瘍也哉葢父母之望子猶農夫之望歲也父母不以粱肉而廢藥石良農不以甘雨而廢耘耡令使吾家兒秀如苗穎如穀而堅且碩焉宋

君之惠亦沃矣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若宋君者其可以己于言乎不可已于言而言者詩人之意也宋君字伯亨吾兄則敬德甫也

送王季境詩後序

昔江浙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浮光王公紹隆閩國公世家羣公子咸寖文韞藉而季境特以精白果毅俶儻有器識流聲于世今年春將北上京師吳中大夫士非先公賔客之選則昆弟交從之彦僉為詩為文以貺之臨

海陳基復颺言而為之序曰先叅政以公輔魁宿之材遭國家承平之運握符秉鉞持節揚麾致位政府出入中外餘五十年凛凛有古人風季境束髮侍公左右雅不喜弄絲竹襲紈綺為奢侈事朝夕之所薫蒸耳目之所漸漬皆勤王拊民與社稷同休戚之道夫千里之駒超乘之足生于范鞅之廐長于造父之手既發軔閫外復振策周行而伯樂之徒又持千金竚九衢以俟其售為國馬也無疑矣雖然所貴世家公子者以克蓋乃舊

服始先叅政之于閫國公叅政公之流風善政沒世不忘太常宜有謚國史宜有傳神道宜有碑李境瑰瑋克肖人方慶公有子則其所以爲公不朽計者政在斯行也基不佞敢以此望于李境亦庶幾贈言之微意云爾

馬千户遺愛詩序

松陵子和仲來致崇德父兄之言曰前鎮守邳州萬户府左翼千户馬侯有德于吾州其去也樹豐碑記遺愛而嘉美之不足又形于詠歌夫公好惡詩人之意也顧

為序之余雖未識荆馬侯而崇德與言為可信意若曰馬侯在鎮兵不敢取民間草一束粟一升戍卒不敢椎耕牛聚飲博縱私鹽往來他營軍無故不敢輙入境旗鼓壁壘整飭常時而為民病者息使商者安于市耕者安于野皆侯之賜也侯亦務盡其職而已非欲使吾不忘而吾不能不侯思此詩之所以作也嗟夫馬侯職不過千夫長食不過五品禄一鎮崇德而德在人如此茍卿有言善拊民者乃善用兵者也使執干戈以衛社稷

皆如侯民有不附者乎侯勛閥爵里與夫居官從事具于碑者茲不著著其作詩之意因和仲以授崇德人為我謝曰大丈夫僇力取封侯多在軍旅間吾聞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動其心侯有文武才頗自愛

乾坤草亭詩序

余稔聞西昌鄭氏賢久矣今年春禺夫由天台棄官與其循子士亨過吳始相識禺夫宦游四方聲稱籍甚縉紳大夫為文為詩以述其乾坤草亭之勝鏗乎金石之

奏燦然黼黻之陳也且屬不佞俾為之序余竊怪古今屋宇之侈宜莫如金張衛霍而有志之士恒獨慕夫南陽之草廬瀼西之草堂而乾坤草亭云者益草堂詩語也昔諸葛孔明躬耕隆中自許不過管仲樂毅杜子美獨慨然以伊吕伯方之及其自比又直以為稷契益二人之用舍不同出處亦異然百世之下誦其詩讀其書而其忠君愛國之心惻怛誨懇之意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則南陽之廬瀼西之堂風聲氣韻曠世相望非以其

人乎昂夫瓌瑋曠達尚志千古開口論當世利害爛焉如龍泉太阿莫敢攖其鋒退而察之未始不中肯綮也令引身高蹈將歸草堂益于子美所以方孔明與其所以自謂而充其忠君愛國之心焉異日出處或者不詭昔人則斯亭之在乾坤庸知不與南陽瀼西者相望乎因推本其歸草亭之意序之若夫締搆之儉朴卉竹之敷秀見于詩及記者玆不贅

江月樓詩序

金山天下奇觀也浮圖寶坊突起大江之中而江月樓在焉樓爲龍江浩上人安禪之境而具扁則故江浙行中書叅知政事浮光王公之所書且賦詩者也至正初元寺災而樓不能以獨存上人歸自吳門始重搆之規制之偉視昔有加而江左之峯巒淮南之烟樹與夫海霞島霧風帆浪舶變幻出没于飛簷曲檻之外者益無時而不可愛至于江空月白以天爲際一波不興萬動俱息而所謂天下之奇觀不越几席而盡收之則斯樓

也金山之最勝者乎往歲集賢學士張掖劉公崇文少監鄱陽周公代祀南嶽還過豕方而余幸與郡史李金華張君率性從二公至其處覽山川之雄歙中泠之泉上下古今竟日而去未幾上人命善畫者繪樓為圖凡嗣王公而賦詩者咸以次錄之且以書抵吴門俾余序之夫上人居光明之藏游浩刼之始湛乎太清種智同圓一碧萬頃與性同空又豈世諦語言所可擬議哉然詩家者流詞源足以灌七澤筆力足以驅三江發揮造

化之微陵厲鬼神之奥而景外之景象外之象牢籠漱滌靡有遺思然則世諦語言雖不足為上人道而意表之旨天機玄祕非上人亦何足以知之顧余游乎方之内于斯樓也未能盡大觀又何能以語江月乎然俯仰三數年張掖公以甘肅行中書左丞出奠西土鄱陽方入踐臺閣張君近擢赴海虞而上人亦往主名刹于浙右東望閩山之渺邈撫流光以徘徊而以今思昔寧無介然于胸中乎是則不容已于言也于是乎書

送强彦栗北上詩序

至正十三年春主上用宰相之請命省臣兼大農太府出帛幣開墾西山保定河間拡順之田遣使諭江南有能募民入耕者以多寡授官有差吳人彦栗强君以故衣冠家耕讀練川年方壯有識量間歳家燬于盗刻苦奉父母自樹立聞使者至則欣然曰此盛舉也吾欲游京師久矣今此其時乎乃白父母募良農具名上使者即日取嘗孰州判官告身以歸遂戒行李率農人偕使

者北上祖道郡胥關外吴之大夫士與彥栗交者咸為歌詩餞之夫士人之出處用舍顧時何如耳方今聖天子紹隆丕基賢宰相摠文武大政前年治河決去年平徐寇四方萬國日就底寧今又除草萊辟田野抑末崇本敺游食之民轉而歸之農使各自食其力變舄鹵為稻粱收干戈為耒耜興富安久長之利建萬世不拔之業嗚呼盛哉此有志之士僇力就功名之日也彥栗行矣天子不吝爵以勸士宰相不靳財以勸農勞心者身

榮勞力者家給將見漳水之利不專于鄴涇水之功不私于雍倉廩實禮義興而頌聲作矣事功告成明年彥栗自北方歸拜父母吳大夫士舉酒慶尚能為彥栗賦之也

送宋縣令詩序

至正改元余客京師清江宋君子與赴贛州從事中朝能言之士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布衣韋帶咸為文餞之子與瓌奇博達誦詩書六義百家之言攻詞章有氣識

由成均上舍生入藝文監爲令史聲稱籍甚其出爲郡從事也再遷而爲常山縣令行次吴門吴之能言者復爭爲歌詩既之以余辱有一日之雅俾爲之序夫十數年間兩送子與赴官皆得操觚弄翰爲文詞以餉羣贈言之末余豈能言者哉特以常山之得賢令長甚于贑州之得賢從事雖欲已于言不容已也盖子與爲從事時桴鼓不鳴田野無恙官清政暇得以詩酒從郡太守優游山水之間非若常山之民飢者待哺寒者待衣疾

苦顛危嘆咻呻吟者之詩拊摩煦育于子與也嗟乎縣令與從事不侔今日與往時亦異然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士子起諸生為縣令亦可以行其志矣子與瓌奇博達而以愷悌行之將見為縣令如從事視今日如往昔而常山之黎庶猶赤子之得慈父母矣政成民和吾意朝廷不以子與私常山而能言之士將不止為文詞送子與為牧宰而已余雖不敏尚能執筆廁羣公以俟至正十三年三月庚寅書

夷白齋稿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夷白齋稿卷十六至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許　溶

夷白齋稿卷十六

元　陳基　撰

序

送張郎中詩序

户部郎中大名張君師允以銓選使江西也道過吴吴大夫士之從户部君游者冠葢相望户部君皆折節禮下之及其將西行也大夫士之能言者各賦詩合古今

體凡如干首俾予為序以送户部君禮也昔户部君以進士取科甲蓋嘗擐忠信之甲胄執禮義之戈矛用其全鋒以與天下士决勝負矣其衰然而舉首也雖有勇如賁育急與之角力不敢敵其入翰林為史官由太常拜御史秉筆定褒貶執法論是非凛凛乎良史諍臣之風雖刼以衆沮之以兵弗動也及遷尚書為户部郎不遠數千里使江西右持衡左操權以銓量行省之人物其軒輊予奪皆懸户部君之手是行也意其必乘堅車

擁高蓋聯駟結靷負弩矢前驅以夸耀四方乃令屏徒從撤儀衛謙撝卑讓自視若諸生日以禮接大夫士殷勤之懽惴惴焉惟恐失其心是念夫力能以布衣擬魏科魁天下士秉筆為史官執法為諍臣而不敢以尚書郎天子使者而失大夫士之心豈大夫士之力勇于賁育其勢加于兵衆哉蓋大夫士禮之所在也噫禮之可以為國也素矣戶部君不失大夫士心舉而措之則操軒輊以予奪天下之人物蓋恢恢乎其有餘矣然士不

以予奪為軒輕而以禮為去就者豫章徐孺子其人也戶部君行矣銓選事竣舍車而徒步豫章謝孺子之遺風亦有下榻如陳仲舉者乎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戶部君能以禮接大夫士則陳仲舉不得專美千古矣至正十三年三月甲午序

白羊山紀游詩序

句吳沈高士仲説澄靖寡欲誦詩書百家之言以孝義稱于鄉居祖夫人憂廬于墓側既免喪隱居畊釣以山

水自娛每衣鹿裘着葛巾過天平謁范魏公祠徘徊不忍去間行其傍林塢得地曰白羊山而愛之將結茅讀書以求其志乃三月既望挈所知楚人朱安道舟行數百里至其處仰瞻天宇之高俯瞰時物之暢追泰伯之遺風弔闔廬之故墟引筆賦詩揔凡若干首余得而諷詠之既嘉其舂容閒遠有超世越俗之思又念不得從仲說蔭長松藉豊草歌考槃之篇咏伐木之章以寄情烟雲水石間然魏公之流澤未泯天平之白雲可望也

它日命車白羊之麓款門處士之廬而其丘其水將因詩以援其勝則是詩不可以無序故樂為之書

送趙知州序

吳郡屬部由縣而升州者吳江其一也雖地方百里大抵具區之濱重湖複陂浸淫泱漭引三江而歸之海水之所不及者然後人得以藝其上故必謹隄防設機械率老稚疲筋力敝敝焉日與水爭利幸天無淫雨歲之所入僅以輸租稅供徭役否則溝塍畎澮淪胥為洪濤

人困力殫而有司十一之征上下交病矣其州治又居
水陸之咽喉符節羽檄旁午繹絡防守供億百倍他邑
故任師帥於此者視他州亦難其人必德足以宣教化
才足以寄民社明足以聽獄訟敏足以裕軍需而又濟
之以廉行之以恕如前知州燕山趙侯其庶幾也初侯
之下車也當國家責成守令之時侯首勸農桑均賦役
飭學校簡詞訟以崇本抑末為務設施次第恪守章程
及南北徵兵調發無虛日侯鞠躬夙夜弗遑寢食而民

不廢耕桑官不缺餽餉使車駟傳擐甲冑援桴鼓之屬肩相摩而踵相接者不失勞來之禮噫侯可謂克稱責成之意矣三年政成解印綬戒車馬還京聖君賢相方綜核名實勵精為治若侯者考績酬庸將進而與中朝公卿大夫接武周行以熙庶務皆分内事不敢為侯頌獨論次侯在官盡賢師帥之職既以餞侯之行復以慰州人之思禮也

送徐仲剛詩序

無錫兩君子其一曰徐君元度仕為王官居京師有聲其一曰倪君元鎮隱居求志著書自善余皆辱交而仲剛徐君之子倪君之婿也徐君俶儻好義博雅有識度與名公巨卿游意氣許可有國士風倪君讀古人書忘飢渴為文章有魏晉間人氣韻其高不仕之節漢東都士大夫不是過也兩人者所趨不同要其歸激昂砥礪不與流俗同汩没然兩家用是日益貧徐君徽祿自養倪君嗜書自娛其子弟各習知其父意仲剛獨瓌奇敏

給好禮而文居則從婦翁學為詩出則從父游於宦夫生長為名父之子出處問學不離二父之間仲剛之得於天者深而失於人者鮮如是哉雖富貴利達不足為仲剛道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此季文子所以為魯之賢大夫也仲剛勉乎哉凡與兩君子契厚者咸賦詩以美仲剛而屬余為之序

送剡九成詩序

至正十三年夏五月海漕發吳門漕府史吳興剡君九

成實贊幕府吳士大夫僉賦詩以餞其行且曰去年春海寇犯崑山襲餫饟憑陵作氣勢以抗逆官軍淮右狂孽浸延江浙羽書徵發驛騷道路無虗日人心洶洶久矣頼天子神聖賢相忠良命廉能果毅之臣摠漕事分遣將帥出師四討蚊蚋螻螘蠢動無知以次殲蕩海寇聞風졸醜逃匿蒼皇蹴縮顧宥罪自新用是人心之憂更釋然以喜九成博古通今器局弘遠論議慷慨為詩章居然作者乃今職文書贊海漕進無金革矢石之虞退

無父兄妻子之慮左川后右海若風恬浪平一日千里而億萬之粟上以祀天地宗廟百神下以禄三公九卿百執事内以給宿衛外以足軍旅者不日達京師春餫甫至夏饟踵來此國家萬世無疆之休臣子僇力報効之日也上尊之䣪宫錦之榮視昔有加而九成仰則瞻都國之雄俯則覽山河之壯感聖澤之汪濊侈文物之隆盛所謂詩章九成之所長者將與中朝能言之士嗟嘆不足而詠歌之以極陳所遭之美異日南還解行

李出所有吾黨好事者將爭先覩之為快九成無以讓未遑為辭也

送徐叔良序

豫章徐君叔良從其鄉先生楊顯民氏學在京師也容翰林待制武威余公所而雅與新安程君以文善予雖不識顯民幸因程君而識武威公武威公視顯民雖出處不侔要與程君皆強志篤學為文章不詭仁義叔良游三君子間駸駸言行讀書作古今體詩不蹈時俗軌

轍及武威公出僉浙東憲事未幾去官居淮西余亦親老還江南叔良與程君留京師京師之士非程君行輩則與叔良年相若率彬彬向用程君仕宦二十年業逾精身逾勞而志不少衰需次翰林為屬官老且至矣叔良學顯民氏學為武威公客又從程君居輦下借勢王公大人希進取宜無難者獨辛苦憔悴由京師數千里過吳門將歸豫章不果又復如京師噫是固學古之道者也吾聞古之道不足取於今然乎否耶雖然溪山之木

巨細林立匠石操斧斤過之必取其堅實美澤中廟廊都邑之用者而木之堅實美澤恒出於風霜摧枯拉朽之餘蓋損者益之本敗者成之基此造物者之所以玉成萬物也士之困窮憂患顛踣無聊所以動其心忍其性庸詎知非造物之意乎方今聖君在御賢相在朝左繩墨右規矩以待天下之人材梁棟榱桷各隨其器而任用之岩穴之材如顯民者將不得棄於斧斤之外則摧而踰堅枯而彌實拉朽而益美且澤者為何如也然

則造物之所以司繩墨職規矩者之計久矣兹因叔良行以此謝程君并以為叔良贈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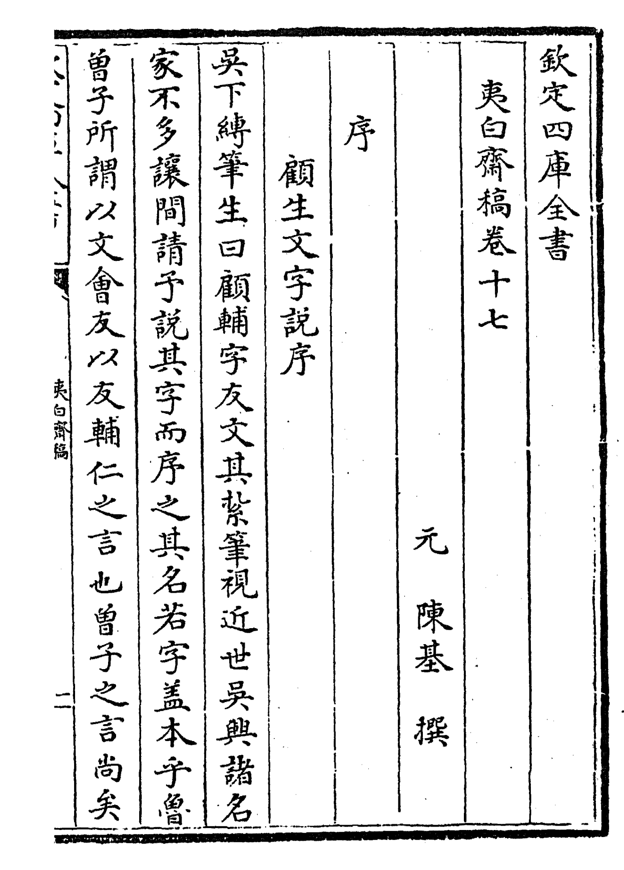
贈盧仲章詩序

天台盧仲章以能刻金石為印章知名士大夫間士大夫之樂道仲章者咸贶之以詩仲章亦何能致多若是哉夫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養生送終之不可以或缺者也必服牛馬越川谷逹陵陸窮深極遠於中國而後可以通有無利器用而乃宫室具焉然而商不

齒於士大夫工不得列衣冠之末何哉所業不同而所趨者異也今仲章之藝以為工乎則大夫士之所齒以為商乎則衣冠之所樂道而與進之不服牛不駕馬無陵陸之勞無川谷之險而亦以其藝交於中國其為用雖若無取於養生送終然大夫士似亦不可少焉噫仲章之藝亦善矣古者諸侯謂之章大夫謂之印今者夫人而用之矣仲章以其藝游於公卿大人之門而切切然從大夫以求其言何為也哉兹者有請於予也因書

以歸之

夷白齋稿卷十六



夷白齋稿卷十七

元　陳基　撰

序

顧生文字說序

吳下縛筆生曰顧輔字友文其紮筆視近世吳興諸名家不多讓間請予說其字而序之其名若字葢本乎曾子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言也曾子之言尚矣

余且就生之業而為之説可乎昔之善言書者盖以刀弰喻筆馬故揚子雲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信乎刀不利雖有桓公之慈文王之琢太公之闗闔閭之干將莫耶不克以剸秋蓬剪腐卉尚奚取其斷犀象屠蛟龍而鋒不剉乎筆不銛則雖文犀之植象齒之管秋兔之毫豐狐之㲘縁飾亦云侈矣以之為書則偃仰乖方向背失體縱横牽掣舉不適人意而書之道幾息矣然則砥削者固輔刀筆之美器也士之為士也亦然不

博之以文則學不能殖不輔之以友則德無從立故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揚子曰朋以磨之友也者其為士之砥削乎甚矣哉生之業克稱乎其字也是故非學不足以為士非友不足以立德非言不足以垂世非筆所傳則不博而筆也者又士之所以羽之翼之左之右之以圖不朽者也噫生也不徒名其名將思所以行其行不徒字其字將思所以事其事不徒藝其藝將思所以試其試吾聞之有為者亦若

是生之業既切於士之用生之字復切於士之學余且以是為生勉世之樂與為善者得無以為過乎昔庖丁好道而進乎技今生之業非直解牛者比也又庸知其非好道者然則予勉之也非過也

李僉事政績序

至正十二年春朝鮮李公仲善以浙西道廉訪僉事分憲吳下督行省兵禦海冦未幾淮右妖孽竊發屠郡邑殺守宰攻陷湖襄蔓江東西羽書旁午告急無虚日人

心洶洶吳為江表大郡界居水陸之衝東濱巨海南控甌粵西連荆楚無高陵大谷以為之阻東南所賦水土百物吳為特盛倉廩府庫之所儲蓄歲輸京師以供天地神明之祀軍國之需與夫民社之所恃以為重者當務之急宜莫如城而吳城故閎壯周圍四十里舊址頽圮譔繕完之役最巨承平日久民習宴安不可與更始議下衆口交怨公乃集父老而諭之曰國家以熈洽之仁汪濊之澤休養生息爾父兄子弟久矣一旦冦起倉

卒淮楚間環地數千里生民塗炭其故何哉城郭廢而兵革不飭也今吾奉天子命軫民生疾苦目惻無城之害而不與爾父兄圖之如事勢叵測噬臍之悔將誰任之吾聞備禦不虞政之善訓也故曰有備無患今吾用爾力新爾城深爾池整飭守具豈惟倉廩府庫是賴爾世世子孫將永利之乃計城丈尺視民產多寡募工分築有差民翕翕然趨事設楨幹審矩度萬杵齊奮殷若雷動公不憚暑暍親出入版築間勞撫士卒以惠濟威

以勤率情巨萬之費非常之功三月而竣公既統有司筮吉告神又具牛酒犒士卒報成事禮也方是時寇入杭繼入湖常燒民廬舍刦庫獄縱囚掠燧燧熾甚退猶亡匿山谷間侯曰民不復業邑誰與守即馳至縣招集撫慰而赦其脅從者奉詔旨也市井無賴勒取民財弗得則誣以賊執送之官侯察知其奸悉放之民用無寃死者尋督兵討捕獲首賊張嗣七等餘党復散入嶶饒出沒不常其壤地與衢犬牙相錯閙化為衢之咽喉浙

東有衢猶門之有户也侯以開化失守則衢存亡未可保乃益募兵分守要害地已而賊復至侯率兵拒戰破之七月侯還至郡分省以寇未平復檄侯追捕八月敗賊於茗坑殺賊百餘首生擒十有二人分省多侯功賞勞有加九月賊勢復盛鼓行過富樓侯督軍民夾擊斬首四百餘獲方普德一百十九名賊勢乃衰衢得以安邑父兄既刻石紀侯之績復相謂曰侯始通守吳邦屬四方多故首興學校以教吾子弟歲旱則禱雨祈穀以

活我老稚寇至則躬擐甲冑冒矢石出萬死不顧一生以捍衛我井邑侯治郡為賢牧守討賊為良將帥進不貪功退不狥私不虐無辜不專威福折衝果毅而濟之以廉和侯之德非石不傳盖詩所以美盛德歌休功而鉦鼓之聲接吳壤浙右騷動吳獨以公故無恐公廉明敏斷行事適機宜申嚴約束日夜循行井里歃血矢衆務僇力以身殉國用命者賞無狀者誅忼慨激烈士氣丕振吳民老稚相慶有歌曰公城我城公厲我兵公用

法平又歌曰公保我妻孥公衛我室家公我父母報公何有君子曰李公其古之遺愛乎何與人頌之如子産也天子聞之賜公爵優二等蓋將因是而大公之賜始於吴達之天下而輿人之頌史且不勝書矣噫李公其真古之遺愛乎乃論次公政績為之序以慰吴人感戴之意以布之四方以侈公之德惠樂為天下道也至正十三年春三月書

崔衢州政績詩序

淮右妖寇為難禍延江東西守吏號能執干戈衛社稷者衢有崔侯焉初賊陷徽饒乘勝入衢之開化踞縣治燒民居縱肆刼掠寇常山及江山時侯以同知升總管設方畧利器械備禦惟謹至正十二年閏三月也未幾賊遁獨開化失守二十餘日居民驚散者復完聚也噫嘻衢之民其善知侯矣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變起不測所在肝腦塗地井邑丘墟禍亦憯矣誠使撫字得人政平訟理則民入有父母出有司命而金湯之

固不在堅城深池而天下乂安矣今衢有賢侯誠宜璽書褒獎增秩賜金以風邦邑乃嗟嘆不已而詠歌之其亦有待於觀風之使乎且聞賊在開化時獨不毁崔侯之碑衢城火獨侯之第無恙則天之眷祐賢侯將使人感之如狄使君而反風滅火之異又將愛之如劉太守也余不佞敢諭列咏詩者之意為之序以慰衢父兄夫豈惟侯之故哉亦樂為天下道也至正十三年八月既望書

送陳惟允序

予友陳惟允世家閬州七世祖宋宣和間進士歴朝散大夫居南康遂為南康人其先君子天倪甫師事故内翰臨川吳文正公誦詩書百家之言以隱德終於吳家徒四壁獨遺書數百卷母夫人日夜督惟允與兄惟寅誦習之二子遂復儒業起家從容文藝出入縉紳大夫間而惟允尤善鼓琴擬古人摹寫山水木石為屏障瑰詭怪奇可愛今年春將去吳往金陵因北上京師從四方名人魁士振纓儒林揚聲藝苑以其所能自見母兄

樂其志既諏吉束裝以戒其行且以余同姓雅知其兄弟賢屬以一言壯行色噫世之飽粱肉襲紈綺入則華堂大厦出則結駟聯車果何如人哉然不易世子孫或飢寒困踣或爲屠販爲奴隷甚至爲溝中之瘠者又孰使之然哉蓋富貴無常不可恃也陳氏由閬州徙南康又自南康寓於吴門俛仰數世徒以朝散府君遺澤綿綿亘延至惟允兄弟孤落貧窶亦甚矣然猶知讀父書躬孝友駸駸信讓能文章爲佳子弟先民有言損之而

盖敗之而成苦之而樂此造物者之於人所謂砥鏃而括其羽也今惟允以孝友為鏃以文藝為羽以孤落為砥以貧窶為括其材精其器利其去而與英俊角技能殆養由基之於射發則無不破的者惟允行哉嗣先君子之業慰母夫人之志廷續朝散府君之遺緒常所往來者咸賦詩以宣揚之矣余不佞敢申一言以為序至正十四年春二月甲午書

送李德中序

國家歲漕東南之粟每春夏由吳門抵直沽以億萬計今年夏漕府史宣城李君德中以次當行吳之君子與德中善者咸送之婁江之上且賦詩以華之葢德中以江左衣冠家少從其鄉先生今兵部貢公伯仲游且密精敏練達克已清謹事賢漕長為良吏有多士之譽斯行也當見兵部公為我謝曰聖君賢相紹隆大業廓滄溟為餉道利舟楫為車馬其視秦之飛芻輓粟漢之負担千里唐之陸運水行率數十鍾而致一石者其得失

不翅千萬矣間者又大興農政遣使江淮募民入耕大河之南遼水之東置庸田漕運司使地有餘利民有餘力功成事集將見中土之粟又百倍東南矣今歲可省夏運若干萬分饟淮楚因時變通以賛漕事此千載一時有志之士於此執文書忝幕府矣先士大夫僇力如德中者兵部公顧不喜歟况公以班馬之倫居列卿之位且世為太史氏感明良之相逢覩庶政之畢舉與中朝能言者並為文章頌吾君之德美吾相之功鏗鍧炳

熠垂休無極嗚呼盛哉斯人臣之幸際也德中行矣漕事告竣讌勞禮畢從兵部公優游咏嘆當筆受以歸貽東南人共歌之余不佞亦何幸獲覽焉

夷白齋稿卷十八

元　陳基　撰

序

送鄒椽史還江南序

昔鄒君弘道之先大父教授君以能詩知名故國子監丞莆田陳公常欲薦入詞林未果而教授君卒於家余與教授君游時弘道方與其弟工文章為舉子業未幾

余游北方弘道以賢能書薦於鄉尋與計偕上春官與數十百人角勝負及天子臨軒策士弘道遂以進士擢高第得官歸江南余在京師京師之人知余與教授君善莫不為余稱弘道之賢而余故雅知教授君平生宜有令孫如弘道者切念教授君積德使假之以年則其見弘道衰然舉首於數百人之中為天子門生克有成立為鄉黨榮顧非鄒氏祖孫非常之慶耶弘道之禄不逮大父矣然擢第為名進士居官為良有司辟行省為

才掾史凡所以爲揚名顯親計者未始一日不奉以周
旋教授君雖故亦可以無憾矣今弘道爲西省使者告
糴於吳吳父母之邦也弘道不敢以使者自居以身出
入民間與民互市所糴雖不貲而人曾不知擾往往相
謂曰鄒掾史不以官戾民夫豈以鄉里故耶彼以榜牒
迫民以刑憲厲民且旦夕遣役叫囂挾逼至鷄犬不得
寧者此其以他使者待矣人固宜爾耶抑和糴以備軍
餉其事重其勢急有不得不爾耶今掾史君爲隣省告

糴父母之邦固自與他使者不侔然他使者亦以和平待民以時價不擾民而民雖朘削亦將樂與為市矣以和糴為名而使民不堪命亦豈使者之心哉椽史君讀前史至唐元和年間和糴之害甚於賦稅恨不奮身出其間與當時廷臣力諍之顧宥以告糴愕然而駭以病其鄉里父兄子弟即椽史君公平廉恕使得行其志於時則其張之翕之左之右之將無施不可乃告糴特小事耳其事竣還江西也吳之善於詩咸賦以美之余辱

與弘道厚爰為之序云至正十四年夏五月甲申書

送本上人東歸序

余鄉本上人立中出家雲間衣粗食淡究心禪理夙夜精進甚力間與大夫士揚榷古今文藝肆筆為詩章奕奕有奇氣徧訪浙東西名山長老大浮圖莫不以禮引接之余聞上人之賢有日矣今年春上人來吳門相見握手道故問鄉曲社里孰遠孰近孰親孰踈乃知其與余世有婣童稚時往來田間出入桑梓未必不相識及

各走四方所學異師所習異業所趨異途一旦卒然見面各不相識非假文字之殷勤語言之悃欵則余與上人不幾終身為胡越之人乎上人貌甚偉氣甚溫志甚弘開口論文字上下縱横反復空有弗畔於理與之居同席食同器飲同器雖終身不厭余方資上人以游乎方之外上人顧以大母之喪將東歸臨海省父母因奉襄塟事徵余言以為别夫去閭巷遠親戚二十年服浮屠之服言浮屠之言宜亦浮屠而已矣今勞心役形不

遠千里走山川冐霜露辛苦跋涉以庶幾其生敬死哀之心夫豈直以詩篇自娛徒取如幺絃孤韵瞥入人耳目之為貴哉世盖有儒名而墨行者吾於上人又奚取焉上人歸矣鄉里之老者死壯者衰與上人游者皆疇昔田間童稚桑濮之少年也倘亦有邂逅不相識者乎上人以親而歸余以親而留高雲孤飛懷彼故岑此人情之所不忘故土也為我謝諸昆弟曰葺我廬舍藝我黍稷余將奉老母歸田里啜菽飲水優游卒歲以樂其

志矣

送張知事序

浙水西諸郡出賦稅奉國家多寡固有差然近歲兵興資糧器械百物之需率取之平江嘉興松江蓋此二路一府無平原大陸山川之阻非若錢塘吳興毘陵壤地與徽饒義興冦攘宄孽出沒之境相接溝塍畎澮井分棊布大川小源與三江五湖相呼吸人居其土非舟楫莫濟使車驛傳之塗往來北南幾千里一軌四顧皆沙

洲浦溆蒲葦菰萍皃雁鶩鷺之區煙波渀蒼舉目無際

烏合蝗聚之徒相煽誘肆妖毒攻掠城村所在崩潰相

繼獨此二路一府以水爲封域利城守不利野戰僅以

地勢得完然用是水陸之餉饟士卒之調發器械百物

之徵求不責他郡而於區區彈丸之地日給月供家瘐

户耗而與被寇之邦俱敝矣獨幸各得賢師帥拊循其

父兄勉焉鞠躬殫力公上松江路又僻在泖陂並海之

陬其地非川陸之咽喉璽書羽檄非有故不至其民勤

於農桑幸歲無旱潦蝗螽之災加以賢師帥撫字不苛則其俗號易治大名張君師明由國博弟子員為侍儀司舍人再調而為其府知事師明讀書知古今達事變且克已廉謹與其從弟户部郎中師允俱有聲於時其以從事居幕府贊師帥布聖天子恩惠於用兵征討之時使其民宴如益知尊其君親其上雖有供億之煩而無桴鼓之警則師明之賢將與其師帥並稱東南而榮顯光大且權輿於此矣於其行吳之能詩者屬余序之

余序之至正十四年十月朔旦

友迂軒文集序

國家承平日久公卿大夫以文章政事起成均者盖彬彬焉今都水庸田使宣城貢之為博士弟子員也學古工文詞同舍諸生皆自以為不若方是時先集賢文靖公與中朝學士先生並以老成魁宿待詔詞垣言道術則本周公孔子孟子之言文學則由賈誼董仲舒劉向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倫一時作者祖述詩書憲

章禮樂為聲歌則薦之郊廟為典册則施之朝廷皆博綜古今成一家言蓋三光五岳混一之氣至是而盛極矣公以搢紳佳子弟出入諸老先生間折節以立言修業為務及釋褐授官遂供奉翰林累遷為翰林待制國子司業問以理官出讞紹興路獄三年政稱平允延祐以來諸老先生謂有後者惟文靖而公遂以文章政事名天下矣今上虛心儒學鋭意治統至元之治宰相以公學問足以經緯人文政事足以羽翌國家之盛則文

靖公之後有人至此而益信矣且自古能言之士如賈誼之論治道董仲舒之究天人劉向之明經術司馬遷班固之述史韓愈之原道皆與衍宏深為一世法然皆不得久居朝宁見諸事業惟所傳者獨空言已耳然歐陽氏以文章顯其詞令褒貶既敷之於訓誥申之於典謨導揚諷諭復著之於雅誦奏之於神明而其聲光位勢又得與韓范富諸公並稱為人杰今公以文章政事駸駸向用致位通顯其言婉者宜頌清風穆如之中也

直者宜諍凜予褒貶之體也叙理亂則明白而朗暢陳道義則委折而從容大者可以著詞令明激揚小者可以廣宣導形諷諭將使聲光焜燿位勢崇隆而文靖有後之言不徒信於今傳之後世自足以取徵矣公之為都水使者至吳門也基獲覩豫章塗貞叔良所編友迂軒集若干卷因論次所知為序以質之於當世立言君子公名師泰字泰甫友迂軒其自題也至正十四年十月庚子

奉親圖詩序

恍堂禪師顏公迎其母於鞏昌郡之翁州築室平江之崑山資福寺西數百武修養惟謹及為大浮圖領寺中徒衆晝夜演佛事猶勤勤不懈母子禮母氏年八十餘童顏鶴髮起居步履飲食益康健公每侍側下氣愉色惟母意是順蓋公不以浮圖儉其親母亦終身安其志忻然樂而忘梓里母氏以高壽終公慟心戚容哀毀不能堪乃覓善畫者肖母像奉供如生日卷舒展省以慰

罔極噫此仁人孝子之所以厚其親者公豈以方外異哉釋氏書有報恩經以孝為修彼以虛空為體文字為教者於孝不暇惟律以五戒有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之恩者故昔之浮圖有棄住持事身歸織屨養母者僧史記美之至今傳誦不衰公氣宇魁偉應事機警日與徒衆談出世間法而不徒以空虛為事至於養生送終之禮不以出世間而或歉焉則有若一舉足不敢忘其親者世以釋氏於親二本豈其然哉公游於方之外而雅

與搢紳大夫為文字交大夫士咸為詩以稱道之葢將貽之後續僧史者攷焉余與公皆東洲人故為之序至正十年九月望日

贈曾彥魯序

西夏長壽君景仁以湖廣行省理問所知事乘傳使吳適母夫人病中滿黃發外且劇景仁憂甚問醫者於庸田副使高公公以曽君彥魯薦彥魯診脉曰此病在脾胃濕熱授藥療之隨愈景仁思欲以言美其術余雅知

景仁事親孝而彦魯為大府史以醫游公卿間其起人之疾如此皆可書乃為之言曰昔者先王立醫師治醫事凡邦有疾病者咸造焉則使醫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事以頒其禄而五味五穀五藥之劑存乎神農子儀之書五氣五聲五色之審顯乎扁盧之技而九竅九藏之俟著乎岐伯泰和榆柎之數然自秦焚典籍而醫方亦與聖人之經並廢至漢廣開獻書之路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作史者取以列諸藝文而與六經百

家之書並傳於後世者皆李柱國之所校也夫脉有經絡骨節陰陽表裏之殊藥有五苦六辛水火之齊而治有鍼石湯火酒醪之異因脉以察病之淺深在腠理者以湯熨之在血脉者以鍼石攻之在腸胃者以酒醪撤之此皆神農岐伯子儀盧扁秦和榆柎之倫起度權立規矩稱量衡按繩墨與天地參為生人萬世之計而漢世淳於公張長沙近世劉河間張易水李東垣之徒共守之以為律令者也蓋醫之用藥猶吏之用法藥以去

病法以除弊故禮不足而後法施猶養不足而後藥用馬今彥魯之禄不制於醫司職守不掌於醫師而邦之有疾者造之恐後不待歲終而其起人之疾如起景仁之母夫人者皆可稱也然究其業方以儒術緣飾吏事而刑名法家之說習之如習神農子儀之書其執文牘佐郡長吏除民閭疾苦又若用湯火鍼石之屬以去夙疾也今秩滿將辟漕府吏使由此而升則其登顯榮食厚禄如太倉令長沙守者殆猶策駿馬以適燕薊非一

日千里不止也昔之論為國者葢以醫取喻焉故余因
景仁之意申而言之非敢為彥會告告其知彥會者必
以吾言為弗戾也

欽定四庫全書

夷白齋稿卷十八

夷白齋稿卷十九

元　陳基　撰

序

送陳景初序

君子之為僚吏得賢公卿而事之則政斯舉矣今海道都萬户明善公之總漕政也屬海寇之餘糧艘陷没者ður半漕民𠤎户告病公奉聖天子命以漕事為巳任甫

下車問事緩急審次第而為之令行禁止雷動山立東南郡邑守宰受牒聽令惟謹一時僚吏莫不爭自激昂願以材自効譬猶營壘士卒一聞軍中號令氣色固不奮發其轉旋操縱之機所以為國計軍儲深長思者固皆出於公之明斷而其從容賛襄動適機宜非賢僚吏亦何能以處公幕下此景初陳君所以得事賢公卿之道也景初瓌偉卓達雅有器局起家憲曹由蘓杭大府史遷漕府史所至皆以才能為長吏所信任聲稱藉藉

久矣自國家以海為漕渠歲運東南之租賦每夏由吳門達直沽履洪濤如平地視萬里猶咫尺上而佩金符綰紫綬為萬夫長下而掌文書佐轉輸居幙府者皆安然宥於皇仁之内雖有深涉之勞而無不虞之慮葢八十餘年於兹矣及一旦鯨鯢悍然不安天常憑陵鼓盪風掀浪翻堅舟利楫靡爛虀粉於狼狽之頃董漕大臣素以豪傑自命者顛躓辟易袖手而無所措其𠠟䘏亦甚矣繼其任者徒手以仍其敝春夏兩運亦欲以時達

京師非有明勇如公者紀綱乎其上賛助得人如景初等周旋乎其下則洪濤萬里無踁而欲行無翼而欲飛亦誠不易矣然則平居無事人才若無與於世至於倉卒之際利害叵測始知得人則濟非人則蹶嗟乎中流失舟一壺千金豈虛語哉今景初秩滿將調閫外之機視漕臺益毖使移事漕長之道以事連帥折衝咨畫游刃有餘之地則閫外之政亦運掌矣異日又移此閱歷外庭晉升中朝莫不皆然則享榮名躋膴仕拭目可望

於其行也吳門大夫士咸賦詩餞之屬予為之序

送哲上人序

吳門哲上人事其師學出世間法居城東祚真蘭若克己甚清苦今年冬將挈缾錫之四方叅大浮圖以印其學大夫士與上人善者咸賦詩壯行色上人吳人也吳為沃壤其俗喜事佛好布施佛之徒往往飾梵宇崇塔廟有餘貲輙買良田厚積貯善貿易以為常住不朽計蓋其習俗所尚從來久矣自兩淮用兵資糧器械百物

之需取於吳者無慮十八九民力耗敝事佛或少懈而
佛之徒亦且役役與齊民奔走有司出賦税以供上方
閔閔焉惟恐不給也是昔之所常產今適足以為患浮
圖寳坊魚鼓不鳴平時累數百人為徒者至是皆相率
引去城東祚真小蘭若耳其師弟子顧優游無恙夙夜
勤修惟知有出世間法上人今將浩然四方游參大浮
圖視去就若無毫髮係累者葢上人之師徒不求多於
世彼為常住計者皆求多於世也求而不知止患孰甚

焉今四方名山具存而其叢林凋落亦如向之所謂寶坊乎抑猶有昔時規矩弗墜也且向之特盛者莫若吳興錢塘吳門既爾則其他可知已上人此行將何所適乎吾聞浮圖氏之法無中邊無彼此求之者無遠無近混物我於一途等虛空為法界不舉足而四方見前此所謂游於方之外者也上人不求多於世斯行也將無往而不自得尚何憂叢林之規矩墜哉上人字古心其師則无明其號也

送陳希文北上序

人之厭江湖者則思山林厭山林者則思城郭居城郭者則思游乎通邑名都以廓充其所見聞譬猶魚之處池沼則慕湖陂處湖陂則慕江海處江海則又欲脫鱗甲生羽翰絶雲漢負青冥以達於天池而止焉京師士大夫之天池也士之生乎斯世苟耳目聰明心志卓犖手足無拳攣之疾肩背無傴僂之患賤不至於馬醫辱不至於奴隸貧不屑為販賈工祝之事非詩書之言不

習非禮義之地弗踐非逢掖之服不服非章甫之冠不冠言可以信乎朋友貌可以接乎公卿大夫氣可以折衝乎樽俎才智可以効官使於駿奔執事之間乃可汗漫乎江湖栖遲乎山林浮湛乎城郭居卑而處汙局縮而偃蹇徒資訕嗤於僕妾甚無謂也故必掘泥塗擊奔飈左扳鱗右附翮翩翩焉洋洋焉翺翔乎帝鄉徘徊乎青都如吾友陳君希文者豈不卓然瑰偉之士哉希文之志則壯矣顧余與希文生同姓居同里學同業而年

又相若疾不至於拳攣而不得隨希文以為先患不至於傴僂而不得從希文以為後賤有似於馬醫辱奚翅於奴隸貧雖欲為賈販工祝而不可得徒以服逢掖冠章甫居則誦詩書行則循禮義踽踽以自守倀倀而無徒以視希文去而折衝於樽俎奏効於駿奔執事者殆猶斥鷃鼓翼蓬蒿之下而不知九萬里鵬之一息也尚安敢語天池哉余不能俛首帖耳以徼幸天池之有力者徒因希文行書以貺之

朱氏傳授醫學序

余觀古人以方術相授受多不茍扁鵲古之良醫也遇長桑君十餘年而始得其禁方長桑君豈古吝方者哉政欲授之得人以活人耳昔宋氏渡江良醫之在中州者河間劉守真氏戴人張子和氏真定李明之氏三家之學同本於黃帝扁鵲而其用則有攻補之不同者蓋所遇之時異也宋末江南之人惟羅無氏之傳得其宗夫無逮事穆陵國亡退隱民間未始輕以醫語人而人

卒未有能師之者儒者朱君彦修飭躬礪行有古君子之風而酷好醫方術嘗讀素問而竊嘆曰此真載道之書也顧非通於儒者不能讀而醫固儒者之事也古之號爲良醫者皆有師今之爲醫者不必師徒守陳方以倖人之不死者非良醫也醫之無師久矣嗚呼吾安忍爲是哉乃發憤求師不遠千里走吳楚不可得復至杭有言羅氏者君侯之衆數十往不得見君因旦日往立於其門日且暮不少動羅察其意誠始接見之與語大

悦乃盡以三家之旨告之并授之書且曰熟此可以活人矣君拜受之遂以書歸讀之反復研繹上達於靈樞太素内外甲乙等書以及百家罔不貫穿而得其精且微者積以歲月然後出而視人之疾如是而生如是而死無不切中一時拘故方之習者亦因以丕變君遂以國手名東南而三家之學不專於中州而君老矣門人往往取其書乃摭其歷試而驗者論次而筆存之總凡若干卷夫羅氏不輕以語人而君得之亦不易宜其信

之深用之效而其書自以傳諸其徒而淑諸其後君與羅氏視古人可以無愧矣余雖未及識荆幸因其高等弟子趙君以德而獲見其書以德屬余序之乃述其授受淵源之自使醫者不可以無師而得師尤不易云羅氏名知悌君名震亨至正十五年正月甲子書

送韋道寧詩序

韋君道寧世為中州衣冠家由浙西憲曹辟為崑山常熟兩州有能聲浙西部使者賢而薦之為福建奏差將

行吳中大夫士與道寧善者送之都門之外有酌道寧酒而為之言者曰道寧起憲曹執文書事兩州長吏所食升斗禄耳而獨以廉能有聲為部使者所知蓋道寧讀書知古今為詩文奕奕有風氣啜菽飲水而牛羊之豢弗問焉其素所藴蓄者未易以淺近窺也福建古七閩地秦漢以來始隸中國今天下一統四夷八蠻九貊百粤皆列職方而福建七閩為江浙行省所屬大藩而閩特遠部使者職任風紀於此視他道尤重蓋奏差古

行人之職也凡部使者有事於行御史府及中臺或四方各道奏差悉主之非明憲度習文法嫺辭令飭威儀者不足以堪此任道寧起身憲曹則憲綱明矣佐吏兩州則文法習矣讀書通古今則辭令善矣而又將之以廉潔本之以孝敬是行也吾見其左右部使者從事間以事周旋行御史府中臺四方各道贊襄有禮進退有義應對從容動中矩矱此皆其素所蘊蓄者等而上之殆無施不可夫豈惟行人而已予閩雖遠且阻然素稱

樂土道寧以賢能應辟固不敢以遠自憚亦不敢以土為樂盛年勤勞王事脫身簿書從賢部使者為僚吏皆父母之所悅者乎於是華其行者咸賦詩以既之屬余序之

左丞潘公射浮圖詩序

吳江華嚴寺古塔鉄索上不至頂者若干尺世傳金人渡江及宋人西出師元兵過此皆射之歲久矣敵寺僧更換一矢以存故事逮今二百餘年矣凡往來觀者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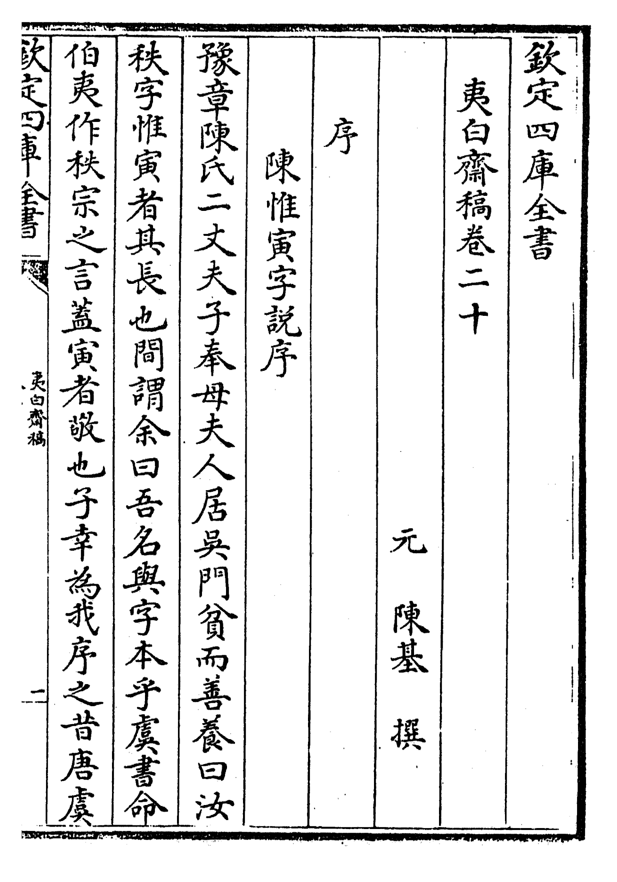
相指視然卒未有復出奇手抽矢以試其後者今年夏中書右丞潘公統兵過其下時夜漏下幾刻月色朦朧見塔上矢影公異之乃顧左右取弓矢一發正中其顛一軍皆賀僉曰真天威也好事者競為詩歌以壯之夫弧矢所以威天下然天下不患無善弧矢患無善用弧矢者故無飛衛雖有燕角之弧朔蓬之簳不克以貫懸虱雖有蝆胡之笴肅慎之砮不能以穿楊葉射不足以中戟牙雖有烏號越棘象弭繡質將見倉皇失措蒲伏

剉衂且不暇尚何威之有哉吾故曰不患無良弧矢患無善用夫弧矢者耳今公位兼將相勇冠三軍其視飛衛由基僅一藝耳將不足為公道然浮圖插天聳若千仞雖素稱百發百中苟非天晶日明或不敢輒自出奇與昔人爭必中之鋒於上下二百餘年之間乃今按兵澤國彀弓持滿水光冥迷夜氣蕭瑟公乃賈勇伸臂控弦一發而克自決命中使爭快覩之人服公為天威夫豈偶然也哉世無飛衛由基而公固善用弧矢者也昔

南霽雲為睢陽乞援賀蘭不從因發憤射浮圖示必滅賀蘭天下至今義之今公豈狃於必中徒取以驚服一時資好事者為美談而已哉亦示為國家必誅無道而征不庭也宜天下聞而壯之謂非公不克收弧矢之利無弧矢無以顯公之功公固以功自居而國家方用弧矢以定天下飛衛由基既不可復作公可不自愛乎夫士有以忠義為甲冑禮義為干櫓不操弓而隣國畏不挾矢而四海威利倍於弧矢功顯於百發百中此周公

之所吐餔而公所宜為國遠謀者余不佞願與國人交頌之而公尚無以謙讓未遑為也至正十六年六月既望書

夷白齋稿卷十九



夷白齋稿卷二十

元　陳基　撰

序

陳惟寅字說序

豫章陳氏二丈夫子奉母夫人居吳門貧而善養曰汝秩字惟寅者其長也問謂余曰吾名與字本乎虞書命伯夷作秩宗之言蓋寅者敬也子幸為我序之昔唐虞

君臣告戒之際反復丁寧不越一敬而已方其命九官也司空而降凡二十有二人其言敬者不一而足然至於秩宗則先之以夙夜惟寅申之以直哉惟清終曰欽哉此三言者雖若專為伯夷而發然推而言之則自灑掃應對至於窮理正心由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未有不以敬為本者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故居則如對越上帝出則如見大賔坐則如尸立則如齋行則如執玉如捧盈無時而不敬也近

之事親遠之事君内之於兄弟外之於朋友入之於州里出之於蠻貊舍則善其身用則顯其親無往而不敬也蓋敬以直内則清明在躬伯夷以之交神明大禹以之宅伯揆后稷以之播百穀契以之敷五教皐陶以之明五刑夔以之諧八音以至於垂於益於龍莫不皆然故曰敬也者君子所以成始成終也彼受玉不敬晉侯之所以無後執幣不敬若敖氏之所以滅將事不敬郤氏之所以亡受脤不敬成子之所以不反嗚呼敬哉不可

不務也惟寅年方富行甚方植志而不回力學而有文顧字思義非直美稱謂也蓋將奉以周旋焉故余弘其說以序之詩云夙夜匪懈惟寅其懋之哉

瞻雲軒詩序

吴郡金伯祥氏家故士族而好施予其以善士稱於鄉没而塟吴江久詠鄉之韓墅伯祥之先君子也其改塟吴縣横山之吴巷村内翰金華先生黄公實誌其墓焉伯祥居松江笠澤間力田教子益務以善世其家家去

韓墅僅數百武然水淺土薄四顧皆陂田塗潦沮洳而耒耜之洫牛羊之徑又出沒踐褻在五患之所必遷者也橫山在太湖上與郡西南衆山相磅礴距笠澤七十里而遥然土厚水深草木豐茂眞樂丘也伯祥始不忍委其親於五患之區及遷而得善地舍近就遠又非其所得已者每歲時祭掃銜哀茹痛踐霜露撫松柏輒徘徊不忍去嗟乎人子之於親所謂不能自已者蓋至此而乃見焉既結廬墓側以備風雨又即其南塋為軒曰

瞻雲是雲也即狄公登太行而望河陽之雲也河陽之雲親之所舍横山之雲親之所藏古今殊時存没異感然雲之所在即親之所在也親之所在雖亡猶存雖古猶今也彼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於天下無他亦和氣之所積也和氣之積在天為慶雲為甘雨在人為忠臣為孝子唐有狄公猶天之有元氣也金氏世積善曾大父嘗舉進士金華先生曰引之弗替必有興者然則覧是軒而賦詩者豈直山川草木一丘一壑之

勝而已哉力田足以教子追養足以厚本積之也久發之也厚先生之言其尚有徵乎詩凡若干首為之序者韋羌山人陳某也

送浦朝宗序

余嘗讀太史公書見其傳仲尼弟子獨子游為吳人盖泰伯仲雍未逃吳時吳為古要荒之地其俗葢可知已及泰伯蛻脫衮冕而以禮治之其後延陵季子又承其交讓流風春秋時覲其聘魯而聞樂審音而知政魯衛

齊晉之大夫蓋未有或之先者迨至子游北學洙泗比肩七十子之徒北面以事孔子而與卜子夏同以文學列聖門之四科則吳之多士其所由來者久矣吾聞之學莫大乎近其人子游徃矣其嘉言懿行見於孔門師友之問答千世之下四海之内讀其書皆知有所興起况生乎其鄉者乎况絃歌其文學以教其子弟者乎此浦君朝宗之行君子所以樂為之道也夫子游之文學非今之所為文學也朝宗試觀其論子夏之門人而求

其本之則無之旨本者何聖賢大學之道所謂正心修身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者也子游之鄉實惟海虞仲雍之墓在焉朝宗今受文學精舍之聘率其子弟出則偕仲雍之遺民入則誦孔氏之遺書而繹其師徒之問答先其小者近者而大者遠者寓焉則子游之文學其庶幾乎

西夏永年公勲德詩序

集慶古秣陵之地控扼險阻外連江淮內倚湖海自古

三光五岳之氣瓜分幅裂而經營四方者未嘗不恃此以爲根本國家奄有六合方岳所在維藩維翰而集慶尤爲要會之地於是建行臺置執法由御史大夫而下設官視中臺控制三省綱紀十道位至隆重自江淮盗起兵連不解資糧器械軍旅百需悉仰東南而東南所賴以爲長城之倚者行臺之所憑藉如衣之領網之綱也御史大夫用是令江南等處行御史大夫西夏永年公由淮南行中書省平章簡在帝心時膺是命時至正

十五年夏四月也甫下車凡前政之所不便於民悉起

而更張之六月淮西冦渡江攻陷太平恣行四掠潛趨

集慶攻南門厲方溽暑軍無資糧公晝夜申嚴約束躬

擐甲胄冐矢石誓僇力與城相存亡賊因逡巡畏縮相

率引去秋七月賊又至又敗之九月賊大至攻圍凡七

日夜公身先士卒出萬死不顧一生且戰且守賊鋒大

衄先是淮西義兵元帥陳也先率其徒衆渡江屯集慶

城南之板橋行臺用言者計命也先與官軍並征太平

已而我師失利也先陷賊賊質其妻子使為前驅務必取集慶也先素服公威信輸客欵願擒賊首以自効衆皆疑其詐公獨決信之無惑下令官軍與也先内外夾擊遂生擒偽元帥郭張二賊及其餘偽官甚衆殺傷者無筭因乘勝逐北鼓行趨太平期旦暮可克復而也先乃為官軍誤殺舉軍痛悼之分兵覔其尸瘞之且録其子弟優其徒衆士氣復大振公沉默寡言寛厚有器識度量絶人年十五六時出入帷幄輒負公輔之望二十

三四出宰饒州路惠政大著民至今稱之不衰歷臺省出臨方面決大謀成大事雍容片言罔不敬服其在行臺風厲各道屏除奸慝凛凛大人君子之風每軍中獻俘必面引俘因詳審不可赦者戮之脅從者宥之復業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嗚呼國家承平無事時公卿大夫無自可見一旦亡命之徒盜弄潢池掩我不備所至剽殺而公以元勳世胄獨當東南一面紀綱之任蜂蟻小醜乘虛竊發而能先之以威信申之以持重隱

然長城之勢自若也使秉國之鈞端揆庶政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奠天下於磐石之安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非公其誰與歸東南大夫士嗟嘆之不足而詠歌之者在公特一事耳然舉一事而公經國大概可以見矣此詩之所以作也詩不可以無序於是乎書至正十五年十一月甲子

丁仲德歸養序

吳郡丁仲德氏以儒術緣飾吏事嘗游崑山幕府尋給

事漕臺雖浮湛簿書而能隨事委曲機闗轉旋如駿馬在前輕車在後而王良造父為之左右馬間以漕事至集慶龍灣鎮江寧國嘉興諸郡咸為文以旌其能用是合漕臺官屬胥賢仲德且欲廪之以禄任之以職而仲德固辭弗就或問之仲德曰吾母老矣以朝夕之養從公卿大夫游得升斗之禄顧不足以為吾母一日之膳耶夫禄者聖朝所以饟賢才非徒以養人之有親者也今吾賢不如古人才不如今人而猥以母故不顧義而

就之夫食人之食當事人之事茍食矣而事或怠焉親食之其將吐之乎此吾之所以安吾菽水之懽養雖薄不尤愈於吐之者乎君子聞之莫不多仲德之善養而能言者咸賦詩以嘉之吾聞猗頓之富侯王莫尚也至於養則不如曾子焉季子之禄不下萬鍾曾子委而不顧後世未有以無禄議曾子者君子之養親茍以禄則五鼎之味美於菽水曾氏之子其從季氏久矣仲德朿髮游州縣出入漕臺又幸有知已欲食之以禄常人之

情孰不藉此以為父母懽仲德獨計不出此而踽踽然以才不及為辭蓋仲德之養不在祿顧母志何如耳以志養志此猗頓之所以不及曾子也世蓋有善學柳下惠者仲德其庶幾乎詩凡若干首附於左

夷白齋稿卷二十